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從東京看現代城市的智慧 · 陳家毅

東京「中城」幾棟玻璃幕牆商廈鶴立雞群，或有短暫經濟效應，卻未為樓宇低矮的古早六本木環境加分。

日本作家川本三郎的《遇見老東京》是我常愛翻閱的一本書。開時讀它三章兩回又重新蓋上，回味無窮又長知識。

作者畢竟是東京老報人，信手拈起城中某個區，都可寫上數段相關的趣味典故或少為人知的近史插曲。二戰後的五、六十年代，日本萬事正待重興；東京更因為籌備舉辦六四年的奧運而大興土木，日本的文學、雜誌、電影、音樂也在巔峰狀態中。生於一九四四年的川本三郎對昭和年代的舊東京特有情感，諸事彷彿猶歷歷在目：哪部電影曾經在哪个街道角落取景、哪本小說的情節借用了現在不復存在的哪棟大樓，盡在書中娓娓道來。從中嗅到當時的東京，人文氣息要比今日濃厚多了。

透過電影和文學來描述城市各角落，除了細節引人入勝，箇中原因當然也是東京作為一個現代城市，非常多層次非常的百看不厭。老城雖舊亦新，東京是個經年累月逐漸組建起來的城市。它經過無數次的遞變、應對，然後從核心慢慢往外成長，幾乎不刻意去經營或製造一個龐然嚇人的新城市軀體，順著時間自然有秩序地成長。

小的國際大都會之前，尚未完全成形的東京市曾遭遇過三番四次無情的破壞：近如一九二三年的天災大地震、火患，和二戰期間砲火連續的摧毀。若將時間調回到明治年代，或撥返至更早的一百八十五年前，北齋浮世繪版畫中描述的江戶（現今東京）不過是個人煙稀少的漁村，無數的鄉鎮聚落散布在山河間。



陳家毅

我手頭另有本「台東區立

東京「中城」Midtown：竣工於二零零七年，十年後玻璃幕牆建築物仍參透不進優雅的六本木環境

用車、貨車、電車、人力車，與往來載貨卸貨的小船隻等）、城市設備（水管、煤氣管、路燈、電話線、電信線路等），土地規劃、街道、橋樑、市內運河、公園、住宅、學校等固然都在城市重建的範圍中，「花街」（包括貸座敷、引手茶屋、待合茶屋、藝妓屋、娼妓）、「劇場」、「演藝場」，竟然一樣被納入了重建城市、社群的計劃中。

日本人真是個前事不忘、喜愛收集資料的民族。小冊子在市辦機構就可買到，當年的生活習俗雖未能全得以保留，從中卻仍可推測想像當年模樣。就連民間巷弄裏的傳統澡堂「錢湯」舖子，因為城市快速現代化而多年來開始走向式微；有心人竟也專程到每個現場，無論消失與否都一一紀錄下來，爬梳整理出的檔案文圖並

下町風俗資料館」出版的《關東大地震與復興的年代》，薄冊子收錄了大正十二年（一九二三年）關東大地震後所拍到的照片。圖中但見東京到處斷壁殘垣滿目瘡痍，這些景象實在難以聯想及當今繁華的東京。小冊子後頁附錄了大地震過後一年善後工作的進展，以及震前震後各類型設施數量的比較。除了東京各區的人口統計，它還記載了交通狀況（自

寫及現今東京最為時尚的六本木、南青山一帶。這區向來因為樹林蔥綠鳥語花香，街道優雅亦屬於一地難求的高尚住宅區；許多名建築師尤其喜愛將事務所設立在青山區。而今讀到川本三郎的文章才明白，青山山多年前不僅是遠離市區的僻壤地段，在明治時期東京因人口遽增，一整片山丘開發為墓地。佔地超過八萬坪的青山最具規模，與染井、谷中其他二墓園齊名。而今許多我們熟悉的地段竟都是舊墓地逐漸開發而成的新用地。

去年因為位於西北六本木的「東京新美術館」開幕十週年，我因觀展到此數次。在六本木新區周圍環顧了幾回，發現美術館址像個關鍵點，銜接了南青山和六本木，兩個潮流之地才得以貫通起來。而美術館的西側，果真是青山靈墓園猶存在的一部分。

該處為六本木北，從前仍屬比較寂靜的偏僻地帶。外苑東大道上原是片荒置多年的軍用地（後為美軍營），小泉時代（二零零四年）忽拍板讓三井不動產開發商進駐，冒起既有商場又有辦公樓、五星級飯店的「中城」Midtown。「中城」的美國總建築師以商業大廈設計見稱，幾棟玻璃幕牆高樓至今仍鶴立雞群，正如在另一頭硬擠進來的「六本木之丘」與「森大樓」，或許獲得延續經濟的短暫效應，卻始終沒有為樓宇原本低矮雅緻的古早六本木環境加分。